

父亲节的礼物

□南京 吴晓平

哐的一声响,老妻进门就嚷:“瞎搞,你们父女全是瞎搞!”

我佯装睡着,不敢搭腔。刚才一场大雨,我趁老妻午睡,悄悄溜下花神湖野游,一身汗一身水回家,才进小区门口就遇见横眉立目的老妻,撑着一把伞,腋下还夹一把伞,大声呼喝:“你不要命啦,雨下这么大,你还往湖里钻?”门口保安一个个笑模悠悠地望着我,颇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意思。我怕盛怒之下的老妻还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,不敢停留,更不敢接伞,埋头骑车一冲而过,留下一路水花,一阵笑声。烦不了,先逃回家再说,赶紧洗了一把热水澡,往沙发上一躺,佯装睡着,卖一个耳朵给她韶叨去。只是,这哐的一声,是什么东东砸在地板上?骂我就骂我赖,又扯上女儿什么事?我眯开一条眼缝,就见一个半人高的纸箱竖在门口,老妻像头发怒的母狼,在客厅里转来转去,嘴里还在打着机关枪:“你快起来看看,起来看看,你家宝贝女儿给你买的什么宝贝礼物?还父亲节礼物呢,她拿你当酒鬼啊,瞎搞,你们父女俩全是瞎搞!”

哦,原来并非骂我一人,自觉身上担子轻了些,胆子也就大了些,翻身爬起反击:“你说我就说我,耍手枪带棒地损女儿可好?我家女儿不是你女儿啊?”

和以往一样,老妻一见我凶起来,口气立马就软:“不是我发火,你自己看看,她给你买了什么东西!”

女儿昨天就给我微信,说父亲节到了,今年新冠疫情封锁,她一直没有回国,所以和女婿想了一夜,准备送我一个别致的父亲节

礼物,还叫我千万别笑。昨天收到这个短信,我想了半天,什么别致的礼物,收到还不能笑?我想,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,买的东西一定符合父亲心意。最近一段时间,我刚刚学会网购,买望远镜,买夜行灯,还买过老鼠屎(咸金桔)、话梅什么的,说白了,全是我小时候喜欢吃喜欢玩的东西,聪明的女儿一定会给我买一把玩具枪,就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连发枪,最好再给我买一件像兰博穿的迷你背心,虽然我没他一身疙瘩肉,但我一身发福的肥肉,用背心勒束起来,应该也是凸凸凹凹的,不会比他差到哪里去。须臾又想,可能女儿女婿小气,不给我买枪,买一把带瞄准镜的弹弓也行,拉满了,嘿一声……记得年轻时我曾买过一杆气枪,很漂亮的气枪,买回来没地方练习,就在门边竖一根拖把棍子,瞄准了一枪一个洞。我当过民兵,在工厂参加实弹射击,三点一线,总是优良以上。所以打5米开外的一根拖把棍子,我还是弹不虚发的。只是后来老婆回家,拖地时发现拖把棍上全是洞,以为是马蜂做窝,吓得一扔多远,从此才断了我这五步穿杨的绝世神功!

那一晚我想了许久,一会儿想,如果玩具枪来了我怎么玩,一会儿想,如果是皮弹弓来了往哪儿打……一直沉沉入梦,还在延续儿时的快乐。

真没想到,没想到女儿最后给我送来的是这么一件礼物,一台家用蒸酒机!这可犯了天条,哪壶不开提哪壶——老妻最恨我喝酒。年轻时,我为喝酒,和她吵了许多架,那些不堪回首的荒唐往事,我全在散文里痛说过“革命家史”,女儿应该知道。更何况现在上了岁数,血压血脂高,偶有应酬,我也尽量不喝酒。尽管如此,每有饭局,老妻都闹着和

我同去,怕的就是知道我是性情中人,酒杯一端,控制不住自己,所以她宁可得罪人,也不让我逞能。

老妻抓起手机要和女儿视频。我陪着笑脸说,女儿是好心,我们慢慢向她解释,不要伤了她一番好意。

女儿果然很失望。她说,他们想了一个晚上,新冠疫情期间,爸爸外面应酬明显减少,而他们也有半年多没回来了,很想表达一下孝心。上个月,她特地在网上买了猪头肉,还买过猪大肠,就是想给爸爸解解馋。“我看你总是在家吃妈妈做的饭,一定馋酒了。”女儿趁老妻转身去厨房,压低声音说,“我特地给你买了这台机器,无论降压的葡萄酒啊,还有你喜欢的五粮液啊,爸爸你看说明书噢,随便你用五种什么粮食蒸酿,这台机器就能做成五粮液;你要放六种粮食,就能做成六粮液耶。爸,我晓得妈妈管你管得紧,女儿不在身边,我也没办法给你买。你就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……”

女儿说得我心里暖酥酥的,正想对着视频亲亲我这可爱的小呆子,一看老妻又过来了,赶紧板起面孔,“痰”嗽一声,说:“女儿啊,爸爸老了,听你妈妈的话,我已经戒酒了……”

老妻惊讶道:“啊,你什么时候听我话了?刚才你还冒着大雨偷偷去花神湖野游呢?”

女儿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,我说:“你看你看,你这样粗暴对我,女儿在国外能放心么?”

说够了,笑够了,惺惺挂上电话,心头顿时空落落的。我和老妻相对无言,半晌,老妻打起精神说,其实,女儿送什么礼物并不重要,有这份心就好!我长叹一声说,唉,毕竟离家久了,假如疫情再拖几年,我怕她连家门都不认识了哩!

母亲的端午

□山东平邑 魏益君

打小我就认为,端午节是母亲的专利,因为母亲这天最为忙碌。记忆中,端午节前母亲就开始置办用品,先是从下乡的货郎那用废旧物品换些五彩丝线,然后再到山岭上采些香味浓郁的艾草,晒干后用红的黄的蓝的布,做成公鸡、猕猴、心形等形态各异的香荷包,再用丝线搓成五彩细绳固定,挂在胸前煞是好看。端午节头天,母亲还让我们这些顽皮的毛头小子,到村北的苇塘摘些苇叶供母亲包粽子。

到了正日子,母亲蒸粽子、用新鲜的家槐树枝煮鸡蛋,烧一锅香喷喷的农家鸡蛋汤。饭后,母亲便拿出她早已缝制好的香荷包,让我们挑,我们挂在脖子上又蹦又跳。母亲还在我们每个人的手腕和脚腕上系上五彩丝绳,我嫌难看不要,母亲就说:系上它祈福生活五彩,还辟邪呢。听母亲这样说,我不再执拗。

很多年过去了。到了端午节,母亲不论儿女们在多远的城市,她都电话召回,也不管儿女们年龄多大,她还是每人发个香荷包,为手腕、脚腕系上丝线。如今,就连我儿子,都盼着端午节回老家,让奶奶为他脖子上挂个荷包,手腕、脚腕系上五彩丝线,回到城里到处炫耀。

看着母亲认真地给我系那五彩丝线的模样,我就想,这系的早已不仅仅是一条丝线,系上的是一个母亲的牵挂。

灯影里的壁虎

□安徽蚌埠 徐玉向

在故乡,我们称壁虎为歇虎子,许是因它动作太慢,有事无事便挂在墙上,从不主动出击,直到猎物送到嘴边才会伸伸头。在农村,人们天生对生性懒惰的物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轻视,我也总以为歇虎子是对这种生物的蔑称。

儿时,每逢夏日的晚饭时,煤油灯总把父亲的背影无限放大,并高高投在山墙上,从堂屋门口向里看,他的背影仿佛就是一面佛。石灰抹的山墙总会脱落几处,仿佛老年人脸上斑点一般,无论你用雪花膏怎么抹,岁月的痕迹总也抹不掉。在这或明或暗的山墙上,歇虎子总是如约而至。于是,常常在我吃晚饭时,耳朵里灌进的是父亲谆谆教诲,而眼睛里早从案桌咸菜盘上生生挪到了山墙上。那里,正在上演着一幕幕生死存亡的大戏,主角无一例外都是歇虎子。

一只蛾子被玻璃灯罩阻在灯外,于是,它停在山墙上喘口气。然而,它却没有发现半尺之外的歇虎子。歇虎子看到从天而降的美食,却一动不动,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势。

少顷,歇虎子确认自己没有暴露后,轻轻地抽动四肢交替着前行,悄悄逼近了蛾子。在朦胧的灯影下,我分明瞅见它乌溜溜的眼睛里闪起一丝光亮。蛾子并没有意识到危险降临,翅膀有一下没一下地扇动着。它在距蛾子一拃远的地方停了下来,微微摆下头,全身保持姿态。

就在我无比纳闷的时间,歇虎子飞扑了过去,一口咬定蛾子的头颅。蛾子仅仅翅膀急剧扇动几下便不再动了。它微微仰起头,从容地将蛾子吞入腹中。之后,扭动着腰肢向另一个方向爬去,然而,它始终在灯影里打着转。我盯着歇虎子小巧的身躯,狠狠咬了口馍。却发现父亲收回马上点到我额上的筷子。忽闪忽闪的煤油灯,将父亲的背影装扮得更加神秘。

多年之后,当我成为了父亲才发现,自己如同歇虎子,永远走不出那片灯影。

东海营房的哨所

□启东 沈晖

每当端午节来临,五十年前东海哨所解放军海上救我的情景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那年端午节前一天,我正在大丰乡东兴村小学读四年级。为了参加学校的踢毽子比赛,需做一个鸡毛毽子,因缺鹅毛管,就与邻居家的东华哥哥约好,准备第二天到东海滩头去捡鹅毛管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偷偷拿着三只粽子喊上东华匆匆出发。两人蹦蹦跳跳,10多里路不到一小时就到了。登上海堤,海风习习。向外眺望,一轮朝阳喷薄而出,远处海面波光粼粼,白帆点点。滩涂上,一群年轻人正在挖贝。我和东华沿着海滩一会儿拾鹅毛管,一会儿捉螃蟹,一会儿看海鸥,玩得忘乎所以。时近晌午,打渔的肩扛渔网向堤岸走去,

因为他们晓得大海要涨潮了。可我俩小,不懂涨潮,只顾在海滩追逐玩耍。这时,老天突然变脸,刚才还是艳阳高照,倏地狂风陡起,乌云翻滚,远在天际的潮水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滚滚而来。我俩都懵了,环顾四周,在这片茫茫大海上,回去的路在何方?两人急得哇哇直哭。

潮水铺天盖地而来,一会儿淹没了我的膝盖,一声响雷,大雨倾盆而下。正当我俩急得喊爹喊娘的时候,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来了一个身穿雨衣的人。走近时这才看清是个头戴红色帽徽、身穿红色领章的解放军。他俯下身子,摸着我的头安慰我,一边解开雨衣背起我,一边拉着东华,快步向哨所走去。

电闪雷鸣,雨急风狂,这位解放军几次跟踉跄跄。我伏在他背上,感到他喘着粗气,汗水浸透了内衣。来到哨所,另一位战士帮我脱了湿衣服,用干毛巾将我身上擦干,并将他们的衬衫给我们披上。

雨中对话

人突然来到了生活中,而且是来“救”一个与《青铜葵花》有关的“场子”,给我们帮忙。

在去西安中学的路上,我问她,小朋友你看过小说《青铜葵花》吗?她说:老师我看过!我问:是吗?那你知道曹文轩教授吗?她自豪地说:当然知道!我看过许多曹文轩老师的书呢!我感到惊奇,一场临时的“借伞过雨”,竟遇到了一个曹文轩教授的小说粉丝;你还看过哪些曹教授的书呢?那个女学生扬起头,眼中闪着灵慧的星辉,回忆着她看过的曹文轩先生的小说:我还看过《草房子》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……我问她:那你最喜欢其中哪一部呢?她说:我最喜欢《青铜葵花》……好喜欢!

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好些天,但那个女生说起曹文轩先生的小说,那种特别喜欢与崇拜曹文轩先生的样子,那种向往小说里境界的样子,还是那样分明地停在我眼前。我不由想起曹文轩先生说过的一段话:“生命不息造屋不止,既是为了我自己,更是为那些总让我牵挂、感到悲悯的孩子们。”一本好书给了孩子们最好的启迪与难以磨灭的好印

象,一部好剧则影响着孩子们的学习、思想、生活甚至是一生。那个雨中与我共伞的女生,她说“好喜欢”的样子,是那样快乐与幸福。相信曹文轩先生的这部小说,将会在她的心灵世界里被铭记一生,潜移默化地起着引导她人生之路的作用。

这就是文学与艺术经典之作的魅力。经典随时间流逝不但不会消失,只会因时间的积累更加经典。就像曹文轩先生的小说《青铜葵花》自问世以来,从未被读者们淡忘,反而愈久愈浓香!我所到过的学校,所遇的校园师生们的反映就是最有力的证明,有那么多的老师与学生,还有校长,喜欢曹文轩先生的小说,爱读他写的书,这便是个文学大师的文学影响力。

有这么多人喜欢曹文轩先生的书,我想,这也是曹教授殚精竭虑用心用情、专注执着为大朋友小朋友们写作品“造屋”的重要能量源泉之一。那一间间小说之屋、文学之屋,可以庇护多少尘世间的心灵,抵挡人生路上的风雨,给人以温暖啊!

□南通 张锋

前些天,在南通市通州区韬奋小学开完分享会出来,眼前的雨把我与参加分享会的几位主要演员们挡在了教学楼门口,寸步难行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雨,不知何时悄然而至,绵绵不断从天上倾泻而下。按照约定时间,我们应该及时到与韬奋小学挨着的西安中学去,在那边还有另一场分享会,学生们正等待着我们。

为了保证活动如期进行,韬奋小学的孙校长迅速召集撑伞路过楼前的孩子们,作为“摆渡人”,在韬奋小学李校长的带领下,护送没伞的我们至隔壁的“西安中学”后再返回。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做好事,把他们的伞与我们分享,护送我们走进雨幕。

其中一个长得非常灵动的五年级女学生,主动打伞过来,接引我前往西安中学。当她打伞向我走来时,我觉得她的形象,真像是曹文轩小说《青铜葵花》里的葵花,仿佛是小说中的